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n a dark blue background. A circular frame contains a white silhouette of a town with various buildings and a church spire. A red silhouette of a dog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ircle, and another red silhouette of a dog is on the right side. White wavy lines and small white circle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town and dog silhouettes.

【英】塞缪尔·巴特勒

姨妈、侄女和狗

The Aunt, the Nieces,
and the Dog

Samuel Butler
今军 吕静莲 译

姨妈、侄女和狗

The Aunt,
the Nieces,
and the Dog



Samuel Butl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姨妈、侄女和狗/(英)巴特勒著;方军,吕静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214-05393-0

I.姨… II.①巴…②方…③吕… III.随笔—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1696 号

书 名 姨妈、侄女和狗
著 者 [英]塞缪尔·巴特勒
译 者 方 军 吕静莲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 2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393-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编 者 序

几乎没有必要为这本随笔集的“混杂”特色道歉。塞缪尔·巴特勒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广博非凡之人，他的兴趣如此众多、如此庞杂，其笔锋注定要扫荡这般广阔的领域。然而，可以看到，有几个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主题没有被纳入本书。我不认为还有必要重印他关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写的众多小册子与文章，既然这些文字都已经合并成了《奥德赛的女作者》，该书中他把自己关于荷马史诗的所有成熟观点和盘托出。出于相似的原因，我也没有收入他关于基督复活之证据的随笔，该文于 1865 年付印并私下流传，而他随后已经在《美好的港湾》中充分使用了这些材料和观点。

本书中的随笔有两篇最初是讲演稿，其余文章都发表于 1888、1889 和 1890 年的《万象评论》杂志。

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发表于《万象评论》的另外两篇随笔没有选入本书。

第一篇是关于瑞士巴塞尔博物馆收藏的霍尔拜因^①画作《农民之舞》的随笔,该画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副本,但是巴特勒相信它是霍尔拜因本人所做。这篇随笔需要附上非常精细的配图,像本书这样尺寸的集子不可能容纳得下。

第二篇随笔是对雕塑家塔巴切提艺术生涯的简述,曾经作为一篇题为《一个雕塑家与一座圣殿》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就是本书中的《芒特瑞岗圣殿》)。在这篇随笔中,巴特勒利用了当时所掌握的有关塔巴切提的所有材料,但该文发表之后,又有不少新档案公诸于众,这主要归功于卡萨勒芒非拉特的卡瓦利尔·弗朗西斯科·内格里的努力,这些资料否定了巴特勒最珍爱的某些结论。如果巴特勒现在还活着,他要么会重写这篇随笔,以吻合他必定会充分认识到其价值的内格里的发现,要么会把它放到他已有意付梓的《还愿》一书的修订版中。要让这篇随笔立得住脚,得对

^① 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1465? -1524),德国著名画家,以宗教作品闻名,有奥古斯堡大教堂壁画(1493年)、圣阿夫拉教堂壁画(1495年)及奥古斯堡的圣塞巴斯廷教堂壁画(1516年)。他的儿子与他同名,也是著名画家,以肖像画名世。

它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最终我决定全盘放弃,并因此推迟英国读者看到塔巴切提艺术生涯之完整描述的时机,除非《还愿》有必要重版。同时,我已经在本书《萨斯山谷里的艺术》一文的脚注中对塔巴切提一生的基本事实给出了简要的概述。想对该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细节有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内格里的小册子《克瑞的圣殿》(1902年亚历山德里亚版)。

集结在《达尔文主义的死结》一题下的三篇随笔可以视为巴特勒关于进化论的四本书的一个附言,这四本书分别是《生命与习惯》、《进化论:老的和新的》、《无意识的记忆》、《幸运或机敏》。1889年阿尔弗莱德·拉塞尔·华莱士先生出版《达尔文主义》一书是这些随笔发表于《万象评论》的动因,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我仍然毫不担心它们会过时。开尔文爵士^①就“今日理性主义”作演讲后,在剑桥大学对亨斯洛教授^②表示谢意时做出了某些评论,这些评论出现在1903年5月《泰晤士报》上

① 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 1824-1907),英国卓越的物理学家、发明家,原名 William Thomson,在电磁学和热力学方面贡献非凡,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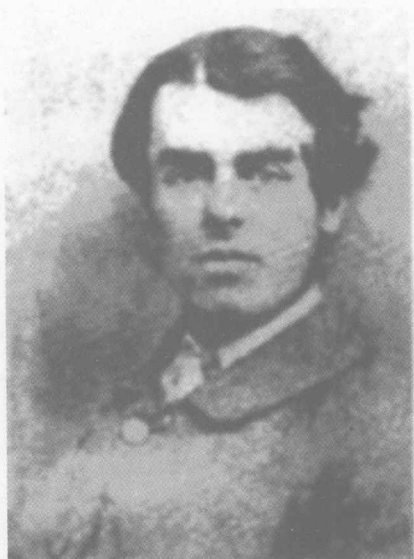
② 亨斯洛教授(John Stevens Henslow, 1796-1861),剑桥大学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达尔文的伯乐与挚友,两人常年通信讨论科学问题,达尔文的书中多次提到他。

发表的信件中,已经决定性地表明:体现在巴特勒所说的“死结”中的问题离解决实际上还有多远。开尔文爵士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有机体的自然中,科学思想被迫接受某种指导性力量的观念,他还指出,生物学家即将再一次确定无疑地接受活力原则,这些观点招致科学界不少著名人士反驳,反击的热度足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当前进化论中两大分支之间的鸿沟与巴特勒写作此文时一样宽。也许有些读者并不了解进化论在最近几十年间的进展,因此有必要简略地描述一下这两大分支。所有的进化论者都同意,物种之间的差异是由变异的积累与遗传造成的,但对这变异产生的原因无法达成一致。老一代的进化论者,比如说布丰、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包括他们在现代思想界的追随者,如赫伯特·斯宾塞和巴特勒,其观点是:变异主要是努力与设计的结果;华莱士先生在《达尔文主义》一书中持相反观点,认为变异仅仅是偶然的結果。前一种意见有时被叫做神学的观点,因为它承认在有机体的自然中存在设计,不管这设计被叫做“创生力”、“指引力”、“方向性”或“活力原则”;而后一种观点绝对否认设计的存在,现在通常被称为魏斯曼主义,其名得自近年来该观点的主要鼓吹者魏斯曼教授。

在结束序言的时候,我必须感谢我的朋友亨利·菲斯汀·琼斯,在我准备将这些随笔付梓的过程中,在修正证据、编辑介绍和注释的工作中,他给予了最热情的、价值无法估量的帮助。

R.A.斯吉特菲尔德

1903 年



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19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英国作家”(萧伯纳语)

目 录

编者序 1

1. 多么遗憾……? 1
 2. 漫步齐普赛街 17
 3. 姨妈、侄女和狗 44
 4. 如何充分利用生命 65
 5. 芒特瑞岗圣殿 83
 6. 一所中世纪女子学堂 103
 7. 萨斯山谷里的艺术 132
 8. 思想与语言 160
 9. 达尔文主义的死结 205
- 第一部分 205
- 第二部分 241
- 第三部分 267

1. 多么遗憾……？^①

像威尔基·科林斯^②一样，我也曾受邀为《万象评论》的读者写一写自己的文学经历。在我看来，《万象评论》的确包罗万象，它居然会向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敞开门扉！但是，我丝毫没有因为自己首度被邀请加入这个高贵的行列而畏缩，我决定就照杂志说的办，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看自己到底写了哪些书。先对目录瞥上一眼以更新我的记忆，然后努力减少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那庞大而不断增长的数目，正当此时，我突然发现一个使我不得不停下来的灾难！在我看来，这灾难严重到极有可能给我的文学生涯彻底划上句号。

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一定要在一张斜面书桌上才能

① 原题为“Quis Desiderio…？”发表于《万象评论》1888年7月刊。

② 威尔基·科林斯(Wilkie Collins, 1824-188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白衣女人》、《月亮宝石》。

开始写作,而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却无法提供斜面桌,可是我又只有在这儿才能自由创作。像任何别的生物一样,要是我的想法得不到满足,我就会拿一件别的什么东西来对付;的确,阅览室里没有书桌,但是正如我曾经听一个乡下来的拜访者说过的那样,“这里有数量庞大的非常有趣的许多著作。”我知道这样不对,也希望博物馆的管理层要是读到我的这份供词可不必太当回事儿;但是我太想要一张书桌啦,于是就开始考虑,在这个值得感激的国家按照所谓的作者名字排列的这么多有趣的著作中,哪一本最适合我的需要。

如果仅仅是为了阅读,我认为一本书和其他的书几乎是一样的好;但是选择一本书当作书桌,那可是一桩更加严肃的事情呢。它既不能太厚也不要太薄;它必须足够大,可以提供坚实的支撑;它的装订一定要足够牢靠,要能够避免凹陷或弯曲;它不应该给来回搬运造成不便;它必须呆在 C 架、D 架或 E 架,这样取下它时就无须弯腰或把手伸得过高。上述条件,是一本真正的好书应该具备的;然而,尽管这些条件如此简单,奇怪的是,令人满意地符合条件的书居然如此之少!此外,也许是有些过于敏感、责任心太强,我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并因此产生了真诚的焦虑,生怕会取下一本其他读者常年使用的参

考书,更糟的是,甚至因此招来管理员的干预。

我花了几个星期,拿书名各式各样:现在早就被我忘了的诗歌或哲学著作作试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我理想的书桌,直到最后,与其说是出自巧手不如说是出于幸运,我无意间发现了弗洛斯特的《杰出基督徒列传》。这本书一上手,我立刻认定,它就是我寻找的那本书的完美典型,有着一本书应该具备的一切终极优点。它存放于 2008 号书架,我也因此立刻选择了 B 排,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过去的将近 12 年里我都坐在这里的位置上。

任何时候,我到博物馆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弗洛斯特的《杰出基督徒列传》拿到我的座位上。提及给予自己最大帮助的著作,这并非现代作家的习惯,而我记得,自己在过去也从未提起过这本书的名字;但是,在多年的文学劳作中,我正是向单单这一本书寻求支持,也正是围绕着这本对我而言价值无可估量的著作,我自己的全部作品才一页页地成长起来。在这个博物馆中,再没有什么给予我如此持久的恩惠,没有什么激起我如此病态的吝惜,如果我得到允许从这里挑选一本书据为己有,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让我如此欣然地选择。

一得知《万象评论》向我约稿,我立刻——像我前面

已经说过的那样——奔向博物馆，和平常一样第一时间赶到 2008 号书架前去取我心爱的书。哎呀，它再也不在这个房间里了！它并不是被人取用，因为它的位置已经被别的书占据；另外，没有人曾经使用过它，除了我。我不能确定：是已故的弗洛斯特先生的鬼魂以如此不同寻常的非基督徒的方式插手？还是博物馆的管理者移走了它，完全不了解至少有一个读者对它有着稳定的需求？我所知道的只是，书不见了！我的感觉就像通常认为华兹华斯发现露西进了坟墓时^①感受到的那样，他以那么强烈的方式惊呼：“这对我却是天翻地覆！”

现在我想，弗洛斯特的《杰出基督徒列传》是多么像露西啊！一个居住在德比郡的鸽泉，另一个藏身于布鲁姆伯利区的拉塞尔大街^②。我得承认，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种相似关系，但是只要我试图延展我的感受，毫无疑问很快我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奇特的相似之处。然而，除了单纯的生活环境之外，在另外一些方面，相似之处也是明显的。露西并不特别有内在或外在的魅力，弗洛斯特的《杰出基督徒列传》也是。很少有人赞美她，而在这些赞美

① 华兹华斯有《露西》组诗，写到诗人喜爱的一位乡村少女露西的死。

② 大英博物馆的地址。

者中喜欢她的就更少了,实际上,华兹华斯本人似乎是唯一一个不管怎样都会看重她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我相信我是惟一一个不管怎样都会看重弗洛斯特《杰出基督徒列传》的读者,但恰恰是这一点本身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一种魅力。至于失去时各自感到的悲伤,我相信我即使不胜利,至少也不下于华兹华斯。

上面我说到,“通常认为华兹华斯……感受到的那样”,对任何一个受过现代科学精神熏陶的人来说,不可能像一个单纯的文学批评家那样去读华兹华斯的诗。读者会注意到,华兹华斯格外谨慎地不对露西的死究竟让他变成了什么样加以说明。他告诉我们,会有些不一样,但也就点到为止了。流于表面的读者会以为,他对她的死非常遗憾;当然,有可能他实际上确实很遗憾,但没有明说。相反,他还很坦白地透露出这样的意思:她长得丑,并且不讨人喜欢;她像一朵紫罗兰——仅仅是当她半隐藏于视线之外的時候;她像星星一样漂亮——仅仅是当天上几乎没有星星、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一场会招致不满的比较的时候。只要天上有了哪怕是两颗星星,这种比较就完蛋了。华兹华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异乎寻常地洁身自好,如果在此期间他不慎答应和这个年轻女孩结婚,而后来又碰到了他更中意的人,那么露西的死毫无

疑问会让他感觉“天翻地覆”，而这就是他关于露西之死所说的一切。我们有什么权力为一个诗人精巧的缄默掩饰，又有什么权力将一种也许与他真实的感受恰恰相反的情绪强加给他呢？

的确，有时候我倾向于认为，有个秘密将被透露在比任何批评家所疑心的都要浓重得多的幽暗中。我手头没有这首诗，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诗的作者曾写道，“亦无人知晓她何时身故”，“身故”是一种委婉得可疑的表达方式，并且“无人知晓”也不符合像露西这样一个似乎是当过家庭女仆的女孩平和、正常的死亡。不论一位死者多么卑微，总会有不少人大略知道他或她死亡的时日，但对于露西，我们却被明确地告知，不可能有人知道。华兹华斯以精确著称。他不应该说“无人知晓”，而应该说实际上只有很少人知道，除非他意识到，客观形势会排除掉所有人，只有那些与制造露西之死有关的人才知道她死亡的确切时间。如果露西并不像诗中描述的那么默默无闻；如果华兹华斯谋杀了她，不论是割喉还是扼杀，也许还有他的朋友骚塞和柯勒律治做帮手；如果他因此发现自己摆脱了一桩已经变得让他厌恶的婚约，或有可能摆脱了针对他违背诺言的行动的威胁，那么在他这首为自己的罪行加冕的诗中，没有一个音节

不饱含着深意。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任何别的解释都是莫名其妙的。

对于我们加诸大诗人文辞的阐释,再谨慎也不为过。就以那位从未爱过亲爱的瞪羚的年轻女士为例子吧——我也不相信她爱过;我们很容易想象,莫尔^①意图让他在他的幻想之作中看到一位甜蜜、可亲但却极端不幸的年轻女人,结果所有他告诉我们的有关她的事儿都导向完全相反的观感。实际上,他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士,她从最早的童年开始就是个习惯性的抱怨狂;她买来的植物一进家门就死,而邻居的却总是欣欣向荣。推论是明确的,但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莫尔是有意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她的植物最先凋萎,那很明显是她照料不周,或者相反,揠苗助长。她没有给它们足够的水,或者是在煤气炉上烧饭时没有关上暖房的门,或者是让它们太靠近石蜡油,或者是干了别的什么蠢事。说到她的脾气,看看那些瞪羚吧,只要它们还不太了解她,就还能够勉强活下去,一旦知道了她的真正个性,它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感到死亡才是唯一的出路,有这样一个女主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是啊,这位年轻女士自个儿说瞪羚是爱她

^① 诗人托马斯·莫尔(1779-1852),曾在长诗《拜火者》中提及少女与瞪羚,故有此说。